

· 独幕话剧 ·

星期六

XINGQI 6

程克文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独 幕 話 劇

星 期 六

程 克 文 著

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

1 9 5 8 年 · 合 肥

## 內容簡介

这个剧本写的是反右派斗争前夕的故事。一个星期六的晚上，某市文联反党集团的牛鬼蛇神聚集在一起，得意忘形，嚣张地策划放火。党和人民迅速地识破了他们；他们打算好的这个周末的狂欢之夜，成了他们反党活动彻底败露的末日。本剧反映了文艺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，给右派分子以有力的揭露，也写出了正直的文艺工作者的维护党的利益的高贵品质。

星 期 六

程克文著

\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德胜门内优胜宫)

安徽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2号

宁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安徽分店发行

\*

书号：625·787×1092 1/32·118 印张·23千

1958年8月第1版

1958年8月南京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T10102.140 印数：1 4070

定 价：(6) 0.11 元

封面设计：殷 劭 箴

人物：賴 耀 男，四十岁，某市文联創作委员会副主任。

馮留仁 男，近三十岁，創作干部。曾經是个革命叛徒。

王吉田 男，三十多岁，創作干部，农工民主党党员，历史上干过汉奸。

严舞泥 男，二十八岁，創作干部，詩人。

盛冰华 女，三十五岁，賴妻，党报副总編輯。

施 兰 女，二十九岁，馮留仁妻。

王梅丽 女，二十多岁，話剧演員。

時間：一九五七年，反右派斗争前夕。

地点：賴耀的宿舍。

布景：这是一間会客室。有一門一窗通外，一門通臥室。全套沙發家具，五屨柜，小圓桌，皮椅。靠墙柜上，有古董花瓶，銅香爐，印度奇南綫香，玻璃金魚缸，搖頭風扇；还有几瓶白兰地酒，圍棋用具。茶几上放了盆兰草花。墙上掛了些山水国画，靜物油画，电话，鏡子，極不調和，不倫不类。一幅行書立軸上書：“岱宗夫如何 齐魯青未了 造化鍾神秀 陰陽割昏晓 盪胸生會云 决背入归鳥 会当凌絕頂 一览众山小”（这是录自杜甫五言古詩“望嶽”）；还有一小条立軸，上隶書杜甫“八陣圖”：“功盖三分国 名成八陣圖 江流石不轉 遺恨失吞吳。”

〔幕开时，盛冰华和賴耀有过一番爭吵，盛是个朴实而刚毅的女性，在屋里走来走去，賴着紡綢褂褲，手执烟卷，不断抽吹，很不耐煩。〕

盛冰华 我去北京学习，才半年，这屋子变化多大啊，多了几幅字画，古董，金魚缸，还有酒瓶……

賴 耀 （不語）

盛冰华 一进这屋子，就是充鼻的酒气烟味，这就是写“爱的拥抱”的大作家之家……

賴 耀 不高兴来，請便么！

盛冰华 这个鬼地方，我一回来就闷气，我一辈子不回来，也会过得很好。

賴 耀 (冷笑)

盛冰华 笑什么？

賴 耀 那，今天又是什么風把你刮来的？

盛冰华 什么風！你担任的領導工作有严重錯誤，沒認錯，你写了坏作品，也不認錯，人家严舜泥給你評論了一下，也真奇怪，立刻就有一批無聊的人起来謾罵，还在政治协商會議上侮蔑党支持棍子，打击文艺創作，叫嚣寒冷。现在，我是来採訪事件中心人物的态度的！

賴 耀 (取出一枚鑰匙，站起，又坐下)笑話，我應該表明什么态度！你根本不了解我的处境。

盛冰华 我十分了解你，你記得，三反时你是怎样从文教委员会撤下的……为什么这些日子又作怪了？

賴 耀 因为我不会拍馬屁，(指窗外某机关)那个四層樓我懶得爬，这么一来，是非就多了。說什么叫我領導文艺工作，其实，我的处境好比是这玻璃缸里的金魚，天地这么点大，一劲口一劲笔，別人总要論长論短，到处讓我碰壁。好事排队排不上我，坏事总和我分不开，唉！“諸公袞袞登台省，广文先生官独冷”啊！

盛冰华 你这么想？

賴 耀 我和严舜泥的問題，只有無知的昏聩的人才會逼着我

检查,(奸笑)也許,也許三个月后,我也能看到別人作检查呢!形势發展很快,只有思想僵化的人轉不过弯来。你也想做大惊小怪派嗎?

盛冰华 原来你在跟党宣战,太卑鄙了!

賴 耀 (忿然站起)你也太放肆了!今天是星期六,大家自觉点,你要知趣就少嚕嗦。我还有个约会,天不亮,我就要出發下乡写作去,你要有事我不留,你不走,鑰匙一把。(說完,把鑰匙擲於地上。)

(盛冰华被气得說不上話来,也站起,在屋里踱来踱去。)

盛冰华 (正色地)賴耀,这么說,我打扰了你愉快的周末了。不过,我原来打算問你的問題,今天晚上我还是要搞清楚……

賴 耀 喲,看样子,你还真有任务来的呀!失敬了,我們政治化的女性。

盛冰华 你知道誰在有意散布說市委支持宗派斗争,無原則背靠背搞人!?

賴 耀 这是誰传的話?(連忙掩飾)我沒說!

盛冰华 是嗎?老实点。

賴 耀 要說这些,这也是市委部长們“有則改之,無則加勉”的事。(一直是虛伪地在自圓其說)首先,就拿严舞泥來說,到现在,我可並沒一点仇視啊!同志們对我的批評,我也不計較态度,我要看人精神实質,是嗎,“玉不琢,不成器”么!

盛冰华 照这样說,你是很虛心的囉,是老实人了,可是究竟是誰在借严舞泥批評文章造出許多謠言呢?你能公开在

报上表明态度嗎？

賴 耀 这件事我是遺憾得很。虽然我誠懇地謝謝严舞泥給我的“鞭策”，可他現在被人在文艺刊物上圍剿，是些什么人責難他，我不清楚，所以，我也不能冒犯众敵來救他了！我知道你很同情严舞泥，可要我在报上公开表明态度，現在我还不好說什么！

盛冰华 羣众看得很清楚，你們不是批評严舞泥，而是借此为由头，向党宣战！（半开玩笑地）你是想等着給我們一个头版头条的消息嗎？

賴 耀 （胆怯）瞧你，像我这样干部，还没有一点警惕，没有一点觉悟？我有点小錯誤，已向党写检讨承認了，你少來恐吓人！对不起，我还有个约会！謝謝你的关心，你一辈子不回来，我也会过得很好！

盛冰华 我並沒有对你特別关心，我是可以一辈子不回来。你在假检讨真进攻。什么人在背后操縱一伙人进行反党活动，你自己是清楚的。等着成为新聞人物吧！（急下）

賴 耀 嘩，母鷄比公鷄还会叫哩！想当初三反，三个月招待所滋味我尝过，我没杀人放火，开除我党籍，把我調到天边又算什么，我能写小說我就有一切。（准备洗脸，刮鬍子，入内室）

〔严舞泥輕声上。〕

严舞泥 賴主任……哦，不在。（欲走）

〔馮留仁边走边唱上。他在唱，“小妹妹唱歌郎奏琴，郎呀，咱們俩是一条心……”边摸头髮，整衣領，輕飘飘地走入。严欲走，被馮挡住。〕

馮留仁 严舞泥，我們的“正人君子”，你也來跟我們在一起過星期六嗎？

严舞泥 馮留仁，風流鬼，辣椒，我是來領教你的辣味啊！

馮留仁 小严，我們都是寫詩的人，我愛牧歌不喜歡戰鼓，把大家最近不痛快的事丟開吧，雖然你攻擊賴主任，也出了我的洋相，沒什麼，我請教你一個問題？

严舞泥 你能有什麼好事要問我，我不敢說能談得對你口徑呀！

馮留仁（鄭重其事地）你說，周璇的歌聲為什麼這麼甜，這麼動聽？余音繞樑三日而不絕……

严舞泥 啊，這個。周璇唱的歌子並不一定都好聽吧，周璇吐字清楚，嗓音甜潤也是事實，其實，她唱過的不少歌子，也有意思很糟，精神混亂，著實叫人很難入耳的。看你沉迷得這種樣子。

馮留仁 唉，周璇有那麼一條好嗓子，可惜呀，就是綫條不好，不然，真是難得佳人，典型的大眾情人呀！

严舞泥 對不起，我對這些沒有研究！

馮留仁 我看过“馬路天使”，我總感到她瘦得像根蘆柴，可憐巴巴的，缺乏一種女人的那個……那個魅力！

严舞泥（不耐煩）是嗎？

馮留仁 世上事就是這樣，難找到一個完美的人啊！你想，要是周璇的嗓子配上王梅麗的臉蛋兒，長在體育學校小楊曲綫美的身材上（走着扭着），那真是上帝賜福予人類了。啊，你看我扯到哪兒去了，這一比，比到體育學校小楊身上。你哪裡知道這個人的偉大力量啊！

严舞泥 我沒有興趣想知道這些。



馮留仁 不要假正經了！你打算做和尚嗎，你若是七根未淨，還有五情六慾，我能夠幫你找個下山小尼姑的。

嚴舞泥 這我到要問問，你怎麼知道哪些尼姑要下山？

馮留仁 哪個女人逃得過我的眼睛，不是吹的，我的眼睛好比X光，只看一眼，准把她骨頭槓子都看穿了。

嚴舞泥 (諷刺的)你的本事真不小！

馮留仁 可不。沒有接近過女人的，找我。我可以給你幫忙，要是你需要，事先得答應我兩個條件：一、借兩百塊錢給我，湊着買個大羅馬表，嘻嘻，你知道我缺只帶日曆的手表呢；二、你要去掉教條氣，女人是討厭小老頭的。你能答應，包你成。最後一點特別重要，我也不希望老教條將來生個小教條！

嚴舞泥 (報以調侃)風流鬼，你知道什麼是教條！

馮留仁 別開心，說真的，說辦就辦，你一手交錢我一手交貨。人現成的，話劇團上回演陳白露的——那個王梅麗，你見過嗎？(輕聲地)我們的臊鬍子賴主任對她也有好感呢！(聲音又大起來)我能給你說去，憑我這張嘴，包能把她說動心。

(王吉田上。此人又黑又瘦，戴着黑框眼鏡。

王吉田 有趣，你們兩個也談上了，風流人，你給小嚴做媒啦！

馮留仁 雙方還沒取得協議呢！

王吉田 這件事，你是多此一举，人家早已得道成仙了，還管這紅塵煩惱。你們的會談，只能發這樣一個公報：“雙方缺乏共同誠意的基础，會談尚未取得進展，特決定無限<sup>ス</sup>期休會。”假如我這樣發布錯了的話，“濟ニマセ<sup>ス</sup>カ”。

(日語，讀音：斯米馬賽恩咖；意即：对不起)(說完，虛偽地行一日本式鞠躬禮)

馮留仁 天才的外交家，一張口就是公報公報的。小嚴是有意義的，我也願做件好事！(對嚴)小嚴，要是那個女的你不要，我還有許多人給你挑。(說罷，掏出皮夾，拿出一大疊女人照片)

嚴舞泥 吉田先生，請你對我別太悲觀，你們的生活趣味為什麼不可以公開呢！

王吉田 行，風流人既然這樣熱心，我但願有情人終成眷屬！

馮留仁 別吵，別吵，大家看看飽一飽眼福。小嚴，看，(事實上是自己邊數邊看)胖的，瘦的，不胖不瘦的，桂圓大眼，鳳眼；當然，高的、矮的這種小照片是看不出，不要緊，我口頭解釋。(嚴並未看，他惡心這種事，在考慮別的事，但，馮尚未發覺。)

王吉田 (奪去兩三張照片，指其中一張)這張是誰，打辮子的？

馮留仁 恕我保密，反正不是此地的，是最敬愛我的一位姑娘。(忽然發現嚴並沒有注意他數照片，對嚴說)這麼着，我還是把梅麗的照片借給你好好看看。(把照片自作主張塞進嚴的口袋。)

王吉田 喝，風流人簡直像個推銷員似的。(對嚴)這種事不領情可以，嚴舞泥，你可不能又大做文章出風頭啊！

嚴舞泥 你是為出風頭寫稿子嗎？閣下當年的風頭是出夠了吧！  
(王摸煙，又見地上有一把鑰匙，拾起放在櫃上，丟失一張照片在櫃上。)

王吉田 老實說，要舊話重提，我們都對你寫的文章有意見，你

是站在我們“共榮圈”外邊，我們本來是干着共同的事業，以文會友的兄弟，可是你就那麼文人相輕……

馮留仁 到一塊兒就開辯論會，沒意思，星期六嘛，（索回王拿走的照片）噯，老王，照片還我！

〔王隨便還了兩張照片，馮也沒留意就揣進皮夾中。〕

嚴舞泥 什麼“共榮圈”——又是日本話吧，你們過去做了些什麼文，這裡以賴副主任為首會的是什麼友？

王吉田 你敢侮辱賴主任，你自始至終要跟我們唱對台戲嗎？

嚴舞泥 我們文聯的事，哪個不知道，哪個不在注意，你到比得好——唱對台戲，那末，總有一家迟早要垮台嘍，看看誰先閉幕封箱吧！

〔沉默。〕

馮留仁 （掩飾地）王吉田，咱們去看看舞會準備怎麼樣了。

（馮與王同下。）

〔賴耀上。看樣子洗了把澡，已換了西服，一手拖根領帶边上邊結。〕

嚴舞泥 啊，賴副主任原來在家！

賴耀 我在洗澡。是你在吵吵鬧鬧的嗎？

〔嚴被這突如其來的生硬態度，弄得不知所措，少息，平靜下來，理直氣壯。〕

嚴舞泥 是副主任熟悉的一班人，找着來過星期六啊！賴副主任，我想和你談件事！

賴耀 我感謝你對我的“鞭策”，這幾天很多人不同意你的意見，你找我也沒用！（冷淡地）又是想對我那“愛的擁抱”提意見，還是又看到機關裡有什麼不順眼的事呀！

严舞泥 不,你现在有空嗎? 我只有几句话。

賴 耀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,你还是找党組書記吧!

严舞泥 是这样:作家协会組織我去长江大桥参观,你是同意过的。北京的通知要准时到达,我想明天就动身了。

賴 耀 啊,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以后都要这样有話当面說,不必繞弯子。

严舞泥 明天的車票,已經买了。这几天你常常不在家,下午又沒找着你,现在就算来向你辞行了。

賴 耀 这事我不好决定哪。市委老早就不滿意我的工作了,我不好做主了,你还是問問党組書記吧!

严舞泥 你不是早同意了嗎,党組書記住医院三个月了,他不是不管家里的工作嗎!

賴 耀 小严,长江大桥不去也罷,你的批評文章写得不錯呀,我看你不必朝写詩的方向發展了,我祝賀你在文艺批評方面将有新的成就! 长江大桥难道也惹得文艺批評家要評論嗎!

严舞泥 这是作协組織的,並不是我爭着要去的!

賴 耀 我不得不告訴你,全国作家协会点名要你去,这种作法,机关里同志們都有意見的,北京的話,並不是“聖旨”,我們不能閉着眼睛照办!

严舞泥 誰有意見?

賴 耀 那你就不要問了。

严舞泥 长江大桥,說起来也是可去可不去的,好吧,长着眼睛的人当然要睜着眼睛工作!

賴 耀 你不要話中帶刺,走羣众路綫我是名正言順的。前些日

子你对我的工作,对我的作品,眉毛鬍子一把抓提了一大堆意见,我是領情的,可是,哪个机关沒有一本烂賬?我辛辛苦苦工作沒有一点成績嗎!哪个人能敢說不写坏作品,我写“爱的拥抱”也是响应“放”的好意呀!

严舞泥 你的作品里,把我们的社会写成漆黑一团,劳动人民是蠢貨,国家干部沒有好的,青年男女都是沒灵魂的酒色之徒。也是好的嗎?

賴 耀 你,这是什么态度……

严舞泥 賴副主任,如果工作需要我留下,我沒意见;可是,我对創作委员会的工作,对您的作品公开提出了意见,是为了党的事业,我是沒有个人成见的。是些什么人化名在围剿我,事情也是清楚的。我們爭的問題是个大是大非的問題,終究会求得定論的。(下)

賴 耀 难道我不懂什么是大是大非,什么叫“百花齐放”“百家爭鳴”?日子长呢,总有一天会証明誰是淺薄、幼稚!(愈說愈气,忙乱地找紙烟,划了几根火柴才点着。)

〔馮留仁,王吉田上。〕

馮留仁 賴主任,舞会的准备工作已經做好。

賴 耀 你沒把礼堂撒点滑石粉嗎,今天我們文联举行舞会,不能不搞得像样点啊!

馮留仁 撒了。王梅丽我也邀了;(忽然警覺)你爱人不在家吧!

賴 耀 (点头)

馮留仁 女人見着女人要眼紅,要犯冲的。(感慨系之)有人說“今不如昔”,拿男女关系來說,我看也就是,十年前一男一女爱怎样就怎样,丈夫嫖妓,老婆都对这种逢场作

戏諒解的。……

王吉田 你怎么一說起女人就混身是劲，没个完！（对賴）賴主任，我給你写的那件东西，还合用吧？

賴 耀 很好，虽說三百来个字，字字有力，一字沒改就送上去了，什么检讨不检讨的，不过应付一下。他們看火烧起来了，想压我来灭火，办不到，我佩服你，下笔字字都有分寸。

王吉田 我在政协会上开的炮，你們党内有反应了吧？

賴 耀 你害怕了，想观景察色了？

王吉田 我怕什么，我相信我沒錯。怕，我还敢当场指着一个市委干部鼻子，問他对百花齐放通不通！怕，我还敢举出严舞泥文章是反对“百花齐放”的典型，說足可拿到美国情报机关卖上美金两千！

馮留仁 （旁白）这老兄，国际行情真熟悉！

賴 耀 现在是我們的文艺事業最危险的时候了，一些外行充內行，一直不死心，要来橫加干涉！有魄力的必須站出来啊！

馮留仁 政策是跟着形势走的，賴主任說过：“真正理解政策高度的是我們啊”！賴主任，我写的“严舞泥文章是宗派斗争”那篇内幕文章，根据你的意见，已經發給文匯报了；两颗定时炸弹也放好了——京剧团、話剧团，我对人打了招呼，大家有冤訴冤，互相关照！

賴 耀 （得意）我們的干部是不饒人啊！

馮留仁 我們本来就是一窩馬蜂，带着刺的，你愈用棍子赶，我就愈要狠狠地咬你。

王吉田 我們农工民主党,对我在政协的發言,居然說很有分量,其实,我自己感到还不夠有力呢!

賴 耀 我們党内有些关系很复杂,自己人反而难說話,是需要党外人士說話的,即使点一点,也有好处,互相监督嘛!

王吉田 (点头)就怕做得很不够啊!

賴 耀 你們就像北京那个林希翎一样,头脑清楚,敢說敢做,都是好样兒的。我多年来一直反对戴着有色眼鏡看干部,(向王)像你是給日本人做过事,(向馮)像你历史上是有过不少錯誤,可这都是历史問題,看人光看过去是極端片面的,我是反对假洋鬼子不准人家革命的!

王吉田:  
馮留仁: (同声)我們都知道主任給我們搨了不少麻煩!

賴 耀 比如肃反——

王吉田 要不是賴主任頂着,我哪过得了关!我的气还没好好出出呢,賴主任你猜最近我写了多少篇杂文了?足足三十篇,可以出个小集子了,我准备就用这个名子——“解冻集”。这回杂文写得这么多,这么勤,这都是按着你的指示办的。

賴 耀 我倒記不得了,我給过你些什么指示?

馮留仁 帮助党克服教条主义,以棍子对棍子,来而不往非礼也。

王吉田 我对您的指示是这样理解的:坚持反批評。

賴 耀 我的話是这样的片面嗎?

王吉田 当然,要是对外宣传的話,可以說:“坚持工作、坚持检查、坚持反批評,”是嗎,不过全部精神在哪一点,自己有数就行了。

賴 耀 难道检查不重要么？

馮留仁 我始終反对作任何检查。上海在鬧，北京有人鬧，我們这里局面也在变了，你三个月回来看吧，回来喝庆功酒吧！

王吉田 我想检查当然不能忽視，那也只不过为了先剃掉自己的小辮子，再揪住別人的小辮子罢了。

賴 耀 有些人当了几天官，就头昏脑涨想乱整人了，整人的人，不会有好下场，这种复杂的人与人的关系，真是一言难尽！

王吉田 光是严舞泥能掀起前一陣子的大浪？他是哪一級干部？我看得出有台柱子啊，小严是方書記的老部下，一根絛牵得还要远呢，打小报告，領聖旨，宗派主义！我們农工民主党既反对党内对 党外的宗派主义，党内关系不正常，我們仗义执言也是應該的。三害不灭，我們誓不罢休，共产党内頑固分子，不管他的功劳有多大，我們一定要像对蛀牙一样，把他拔掉！

賴 耀 那些想整人的人，思想跟不上形势的人，應該受点教育。

王吉田 这些官僚主义者，教条主义者，我要是軍閥，我一定（学武士道拔刀状）宰了他們上蒸籠蒸！

馮留仁 （对王）老兄，这我又要說你呢，你怎么愈說愈火气呢，不要沉不住气，老虎不吃人，恶相难看。还是来欢度狂欢之夜吧，星期六咯，賴主任明天就走了！

王吉田 賴主任，明天你就走也好，一些教条主义，他們程咬金三斧头过了，我們就要大踏步进攻了，他們背靠背来



的，你迴避一下好！我們也还他个背靠背。

賴 耀 (点头) 應該說，話劇會演也快了，你們對我寫的劇本“奮鬥”，牛皮也吹了，到時候拿不出貨，怎麼對得住人哪！所以明天非走不可了，我不能現在就找你們要个“狸貓換太子”，當然將來還少不了你們幫忙。

馮留仁 說着說着，現在到了七點半了，他媽的，梅麗的架子太大了，怎麼還沒來，我去看看去。(說着舞步化起來，下。)

王吉田 我們下盤棋如何！(說着搬棋盤棋子來)

(馮又上)

馮留仁 賴主任，你就來嗎？(對王) 外交家，你又想拖主任下一夜棋嗎！我討厭。

賴 耀 (笑)

王吉田 (對馮) 你可不要又來踢翻我們的棋盤喲！

賴 耀 馮留仁就是這點天真，孩子氣。

馮留仁 你們只顧下棋，到底跳舞不？

王吉田 你又想踢嗎，我幫你買表，讓我過過棋癮好嗎？

馮留仁 說話算話，一言為定。

賴 耀 (舉棋，雙關語) 走！梅麗要來了，請她先到這裡來。

馮留仁 得令！(下)

王吉田 (一面走棋，一面繼續談心) 不是我背後說馮留仁，他這個人就是太抒情化了，光在女人窩里打轉轉，缺乏力量。話劇團的事兒不像京劇團容易搞，我不相信他能辦好此事，這還是個薄弱環節呢，梅麗要能登高一呼，不僅文化局頭疼，市委也會頭疼的，讓馮留仁開導梅麗，總是不夠的！